

谈谈于右任的书法艺术观

——《中国书法全集·于右任》卷编纂札记

吕书庆

于右任一生很少直接谈自己的书法观，除有关标准草书的议论和寻碑等诗外，亦无真正之书论面世，这给研究于右任的书法艺术观及其书法艺术带来诸多不便。最近，在翻阅收集于右任大量的书法图片和资料时，他的一副行草七言联题跋引起了我的思考。此联为：当无事时自固气，大有为者能知人。上联左旁题：以我法写兰亭字，一笑。此题跋看似轻松一笑，补以闲笔，实则闲笔不闲，令人深思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于右任为艺之主张。

一九一〇年十月，于右任在《民主报》发表的诗论《骚心丛谈》中谈到：「泥古非也，拟古亦非也。无古人之气息，非也，尽古人之面貌，亦非也。以浩浩感慨之致，卷舒其间，是古是我，即古即我，乃为得之。」于翁为诗持此论，作书亦持此论，此作足以为证。作者写「兰亭」，不是临「兰亭」，而是强调「我法」，抒发的是自己的浩然之气。哪怕是书圣王羲之，也不为其所囿，不委曲自己，此非大家是不能为的。

其实，于右任十分崇拜王羲之，「在历代书圣中，最欣赏王羲之的笔锋」（麦凤秋《草圣于右任先生书法传记》），能够见到的最早的《刘仲贞墓志铭》（一九一九年作），即带有圣教、兰亭结字与笔法之意味。不过，他尤喜王羲之《兰亭叙》，常以此集联、集诗，抒发自己之感慨。一九五〇年，于右任与台湾诗人发起修楔于台北士林园艺所，即榜其室曰「新兰亭」，并集王羲之《兰亭叙》字为诗云：「又是兰亭修楔时，游观所向盛于斯。自由觴咏人人乐，大宙清和岁岁期。当世不殊诸子抱，其情或引百流知。夫随浪迹亭林老，俯仰之间一遇之。」集字妙而感情真，古风纯又新意浓，此诗当之，此联亦当之。于右任的「我法」，是吐纳着「古人之气息」的「我法」，「是古是我，即古即我」，有着很高的含「古」量，含「金」量。「从一九〇六年参加同盟会到一九三二年《右任墨缘》出版，这二十七年，是他的书法由「集字」到创

造「我法」的大发挥时期，先生开阔之胸襟，豪迈之气魄，「虽九死其独未悔」之精神，爽直豁达之个性无不于运笔中见之。（麦凤秋《草圣于右任书法传记》）这一时期，他搜求购置的碑石就有二百九十多方，「朝临」「暮写」，直至以「我法」统之，即以魏楷结字为基础，将隶意乃至行草笔势运用于楷书、行书，和谐自然，写出了新理异趣、气势恢宏之自家面貌（如图二）。为提升民知，改良文字之识写以省时益事，一九三二年创立标准草书社，于右任收集历代碑刻拓本和墨迹本「千字文」一百多种，研究整理，一九三六年集成「草圣千文」。这时的草书，不时与前期独特之「魏体行楷」并用，在广纳「古人之气息」的前提下，厚积薄发，大书「我法」，其革新精神一往无前。此联未署年代，行书中夹有草书，其行书成熟于三十年代初，草书开始于三十年代初，此联行书与草书融汇和谐自然，当属三十年代中期「我法」独立之代表作。

「以我法写兰亭字，一笑」，除流露出髯翁崇拜王羲之《兰亭叙》的虔诚外，更有与古之书圣王羲之比美之「戏侃」。这正是髯翁汇融古风，厚积薄发以后的「踌躇满志」，又是先生创造「自我」之革新精神的淋漓体现。且大有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」的现代书圣气魄。

于右任「我法」的实质，是用魏碑雄强之骨肉改造正统帖承愈来愈娴熟靡弱之躯体，当然，这种「法」一方面受清代中后期包世臣、何绍基、赵之谦青昧此碑及清末民国初期碑派书家杨守敬、吴昌硕、沈曾植、李瑞清特别是有为「尊碑、抑帖、卑唐」革新主张与实践的影响；另一方面，与在此之前的扬州八怪的「异端」思想亦有相承之处。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融汇各体自出新貌的「创新法」及「删繁就简、领异标新」之主张对于右任影响极大。在对待王羲之的态度上，郑板桥有一则宣言式题跋，极富挑战性，他

當無事時自固氣

以行寫蘭字一矣

大有為者能知人

于右任

行草對聯

行書對聯

宗耀先生正之
行脩而名立
理得則心安

于右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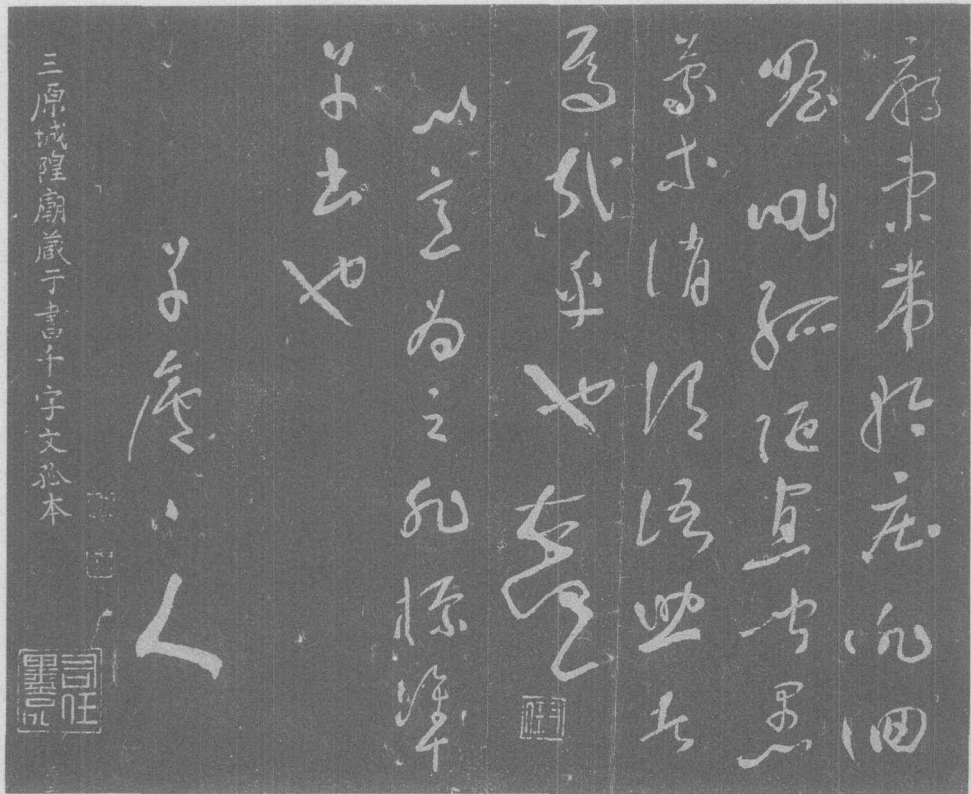
说：「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，运太傅之笔，为右军之书，突出以己意，并无所谓蔡钟王者，岂复有《兰亭》面貌乎？」（《郑板桥集·补遗》）。追溯于王羲之以前，重写王羲之兰亭字，与书圣王羲之比美，这种「异端」思想，创新精神与于右任「以我法写兰亭字」何其相似。不过，郑板桥的融汇诸体而出新，终因杂揉痕迹太浓至怪而成为「野狐禅」，多数作品还是「夹生饭」，于右任的「海纳百川」不露痕迹，十分耐人寻味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此乃「前事不忘，后世之师也」。「耻向书家作权婢」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，其革新精神和于右任创造「我法」之精神也有相近之处。金农在突破「千古不易」的帖学正统上的「异端」思想，成就了他惊世骇俗、独步当时的「漆书」，他敢于鲜明地与正统唱反调，以异端为旨归，甚至狂妄到诟病乃至唾骂帖学正统圣人王羲之，大喊「会稽内史负俗姿」，《华山》片石是吾师」。如果说于右任的「我法」是一种非正统的「异端」思想的话，那么，于右任的「异端」和金农的不同在于：于右任不是彻底否定「正统」，彻底否定书圣王羲之，而是把王羲之作为一座历史高峰之参照，在由衷之赞扬声中，另寻突破，另立山头，开创新的高峰，新的正统。并且，他的这种思想，是从非常丰厚的古人保垒中冲出来的一种革新精神，浑身弥漫着古人之气息而又非古人，满怀「浩浩感慨之致」而又非把「正统」的一切打得粉碎。他不尚怪诞，亦反对「野狐禅」。他以「我法」创造的大气磅礴、威风凛凛的境界，正是大儒「威而不猛」之「浩然之气」神化而成的崇高中和美境界，因而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。

由此看来，于右任的书法革新实践是「异端」的，但其革新理想却是正统的，革新之果也是正统的。他尊碑而不卑帖，崇尚正统而不为其所囿，力追新理异趣而又鄙弃矫饰狂怪。他只求创造出民族化、大众化的「雅」艺术，无论是「借帖的用笔融写碑之结体」，还是提倡「标准草书」，都是要为民族、为大众，创造新鲜活泼的正统的大雅之书艺。他的「我法」，正是一种「海纳百川」，融铸「自我」，突破正统而又回归正统的「异端」审美理想。

三十年代末，于右任的草书熔章草、今草、狂草于一炉，以其豪迈、简约、浑厚、旷达雄踞现代书坛。这时的草书，在标准草书的前提下，完全以「我法」挥洒，正如他在《草书千字文（刻石）》跋中所言「以意为之，非标准草书也」，此中之「意」，即「海纳百川」之「我法」也。

于右任的今草其简约之意，多从《书谱》出。笔者品味台湾李普同先生（已故）提供的鬻翁晚年《临书谱》一通，完全是取其意以「我法」挥写，

草书千字文刻石(局部)



「浩浩感慨之致，卷舒其间，是古是我，即古即我」一派于氏风范。

具体到如何理解二王，如何才能写好字，如何创作，曾有人问于右任先生，于翁感慨地答赠「笔活」二字——二王之书，未必皆巧，而各有奇趣，甚者愈拙而愈妍，以其笔笔皆活，随意可生姿态也。试以纸复古人名帖仿书之，点画部位无差也，而妍媸悬殊者，笔活与笔死也。惟「笔活」才有生机，惟「笔活」才生自然，惟「笔活」才生「我法」之化境！「生」的活跃，「生」的自由，「生」的欢欣，是人类和万物美之根本，也是艺术美之根本。因此，中国书法首先讲究「尽意立象」，「若坐若行，若飞若动，若往若来，若卧若起，若愁若喜，若虫食木叶……」（蔡邕《笔论》），「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，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」（孙过庭《书谱》）。当然这种「象」并非实象，而是「意象」，是「任情恣性」之「意象」，是饱含着书家情感、怀抱、性格、气质乃至人生历练之「意象」。「尽意立象」之后，又要「超乎象外」，以至达到「意与灵通，笔与冥运，神将化合，变出无方」（张怀瓘《书断》）之化境。如果局限于古人之「死」法中岂能达此化境！

于右任曾说：「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，执笔、展纸、坐法，一切顺乎自然……在动笔的时候，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，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。」其晚年在一首《写字歌》中吟道：「起笔不停滞，落笔不作势，纯任自然，自迅速，自轻快，自美丽。」「纯任自然」之境界，不正是通过「笔活」，乃至「我法」才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吗！

由此看来，「笔活」是于右任书法创作之基础，「纯任自然」是于右任书法创新之境界，「我法」是于右任书法创新之精髓。以「我法」掬古人之气息，写自己之怀抱，传自然之生机，这是于翁学书之「秘诀」，也是于翁创新之「秘诀」。唯有寻到「我法」，才能写出「自我」之精神，「自我」之艺术，这正是作为一个书法大家最可贵之艺术境界。

于右任崇尚儒家的「济世」思想，欣赏《周易》「变」的观点和「立功成器，以为天下利」的人格美要求，追求大德、大业、「自强不息」之崇高精神，多次书写「美在其中，而畅于四支（肢），发于事业，美之至也」——《坤·文言》中句以自励，认为「计利当计天下利，求名应求万世名」（《赠蒋经国书联》）。他十分敬仰屈原、文天祥、陆放翁等民族志士，一生忧国忧民，雍容大度，立志「为万世开太平」。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倡言革命，为国民党元老。又是学贯中西的学者，激情奔放的诗人，标准草书的创始人。不平凡的人文经历，培植了他博大的胸襟，豪迈的气魄，高尚的人格和执著的精神。于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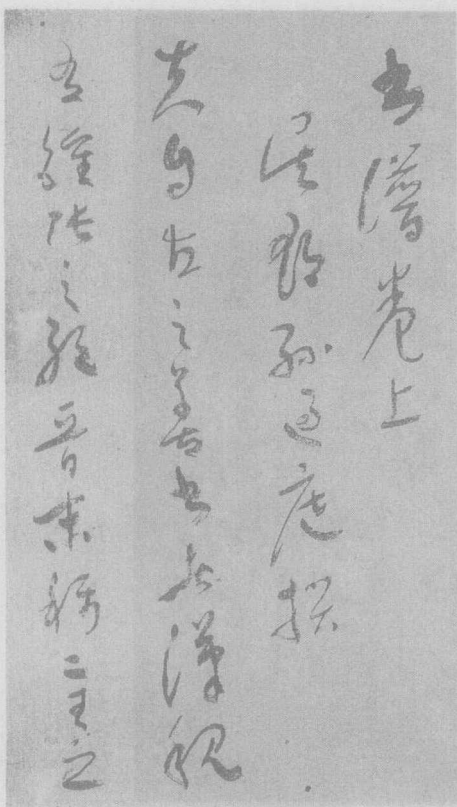
艺，他又崇尚道家的「道法自然」、「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」。这些又无不化作书法之神韵，人格之精神，寓于书法之中，溢于书法之外。故其书「威而不猛」，大气磅礴，实具大河华岳之气象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喊出了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，大陆不见兮，只有痛哭……」盼望祖国统一的民族浩气至死不渝。

艺术即人，风格即人。巍巍浩浩之「于书」，即髯翁崇高生命之写照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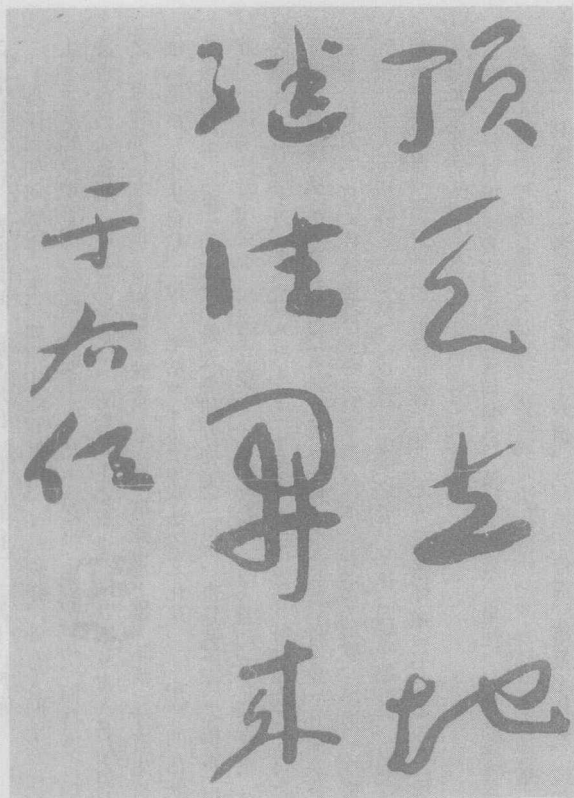
自抚髯髯凝浩气，一代书名拙更工。髯翁已经作古，然而他以「我法」所创造的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」的书法艺术，与他威风凛凛，美髯飘飘的仙风道骨之气一样，在现代书坛，如一颗巨星，格外耀眼。于右任成功了，他的成功应当给当代书坛从事书艺的人们（包括亦步亦趋，认为标准草书就是于右任草书的盲目追随者）诸多的启示。

参考文献

- 《于右任先生年谱》
- 《于右任传》
- 麦凤秋《草圣于右任先生书法传记》
- 《书友·第三十一期》
- 《于书研究》
- 《周易》
- 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
- 《东方审美文化研究》
- 《中华书道·第十八期》
- 《书法研究·一九九七年第一期》
- 《郑板桥集·补遗》



意临书谱 (局部)



草书立轴